

牧

齋

有

學

集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

東澗集上

春初過嚴文靖公錦峰書院敬題十韵

宰相行春地承平百歲中
燃燈祠太乙秘殿禮崆峒
神將扶黃道靈旗出紫宮
奕棋閒太傅祖帳藹羣公
接席雞豚社隨車梨栗童
朱衣臨澗戶錦袖凭房櫳
桃李思吾祖桑榆剩此翁
詞垣三組接閣道四星空
碧蘚依殘甃紅龍發故叢
平泉舊花木一一待光風

一月五日山莊作

老梅放繁花廻此世界春
信知諸天樹逆風始香聞

日近山容鮮氣至
鳥語新礪泉長前
陂懸流隔通津
花紅來駐此多謝桃源人

六日述古堂文讌作

小築傍牆東
收藏柱下同步欄
停薄雪砥室貯光風
屋掛巢書架
窓規散帙通縹囊
香醺夢綠字古曠隴
歲酒新浮碧
春燈試早紅
舞僂黃柳簇
笛散落梅叢
坼餅飴孫子
抄題飯老翁
夜如人意永
笑與漏聲終
越陌頻爲客
催歸會惱公安
知吾與汝俱
在一壺中

圮橋行贈趨庭李太公夫婦八十燕喜

予方以八十衰老戒人稱壽却破例作此詩條候

長筵燕喜歌之以侑一觴聞條侯應元纁之聘觀
國之光老人俚語不合時宜爲一捧腹也

昔年題詩曾壽君揮毫騰欲凌千軍婁敬洞前雲不
散下邳橋下水如焚十載流年如博奕白頭翁姥髮
轉黑老我拚爲種菜人郎君頻作看花客早春忽接
郎君書鄭重江淮問索居雞腿麻姑間易粟充囊蕙
苾如明珠爛煮豆羹和肉汁新炊飽餐捫腹急放箸
重爲介壽詩香篆縈窓墨花濕君不見日蝕麒麟鬬
幾迴榴花萱草久相催當歌若話滄桑事便勸仙人
酒一杯

題破山四高僧圖

伏虎降龍我未能縫衣不學小乘僧
禪房正對空潭月消得西齋一卷經

浮石和上偈二首

七十闍黎泐席開拈椎豎拂吼如雷
十年飽喫籬邊飯伴我腰包行脚來

福城塔下善財歌烟水茫茫南去多爲問
一尊無縫塔相輪幡影竟如何

燈樓行壬寅元夕賦示施偉長

長安元夕風景妍夾路燈樓柳市邊
黃道日回春夜

煖碧空月壓看場圓絡角星河挂人首九華蓮焰枝
如藕側帽都簪內苑花薄醒猶帶昆明酒千金一刻
買春陽十里珠簾曼睭光全疑月面爲人面不辨衣
香與坐香當時我亦銅龍客朝回衝酒城東陌銀燭
遙連北里紅金壺不許東方白如今老大髻婆娑土
室龕燈禮佛陀上元僭耳歡娛少燈火樊樓涕泪多
憐君旅食山城下鐘罷爐殘守僧舍膠牙生菜粥不
糜蜚鼻村酤酒未竿與君相去一牛鳴便似蓬池話
淺清挑燈互見闌珊影倚戶如聞嘖喏聲月宮青輦
空相憶金牀舍利無消息綺陌兵殘玉露晞紫姑卜

龍銀河不寂寂秋衾臥冷雲軟紅香霧想氤氲夢回
歷歷華胥國折脚鐺邊說向君

井城市許霞城

半生心事一哀中澹月疎燈照殯宮握手丁寧餘我
在軒眉談笑與誰同看花無伴垂雙白壓酒何人酹
小紅苦憶放翁詩句在關彈老淚向春風

三月二日遵王生第五雛走筆馳賀

閭溢新春燕門懸浹歲弧笑才看啞啞泣又聽呱呱
繡褓襖方燥金盤浴尚濡作花桃有實落子桂爲株
戲逐鳩車後名將驃騎俱帶看圍寶玉架許攬珊瑚

禱祝詞頻削麝書錯屢摹方當歌燕婉莫謾謔鳩茶
學士九男頌尚書百子圖預愁東澗老名字盡上聲腸
剗

春日送施偉長還蕪湖客舍

東澗老人老無那送盡春光但孤坐那堪送春復送
客執手無言淚交墮乾坤擺蕩皆客居盡日團團走
推磨君歸又是客中客馬方解鞍芻未剉浩浩之水
育育魚東跳西沫何所作眼中之人吾老矣世間甯
戚有幾個

壬寅三月十六日太倉太原王端士異公懌民

虹友瑯琊王惟夏次谷許九日顧伊人吳江朱
長孺族孫遵王壻微仲集於小閣是日敬題烟
客奉常所藏文肅公南宮墨卷論文卽事欣感
交并予爲斐然不辭首作

江村草閣掩霏微兩版衡門乳燕稀
好客恰宜來細雨春風猶爲款荆扉
鶯悲花盡差新樹柳愛烟深漫
舊磯有約經過還載酒不辭破夏解僧衣

次日送春

帝車南指正垂芒雲霧江天見草堂
鶴髮龍鍾餘一老烏衣馬糞數諸王
橫經問字皆同術卽席分題各擅場
自愧疎慵徒捧腹更無衣鉢付歐陽

琬琰勲庸內魏如珠囊畢牘在公車三條燭際昇平
候千佛名標浩刼餘字裏鋒芒環斗極行間筋骨護
皇輿婁江榮氣浮河雒午夜虹光夾御書

奉常家藏
神宗賜劄

御墨
如新

今雨柴門却掃新清晨留客似留春小亭布席才函
丈竟日從容肯欠伸老去敢知文曲折酒闌仍恐語
悲辛竹廊共賞留題句寄謝緣溪莫問津

拂水竹廊
有人題壁

云

寒夜記夢題崑銅土音詩藁

爛熳一束紙墨淡字半剝摩挲不辨文與字管脂肺

腎互鬱盤無乃萇弘之血弘演之肝行間悉宰手牽
掣口哦不斷百怪攢陰火吹風撲燈燭鬼車載鬼嚎
簷端須臾神鬼怒交鬪朱旗閃爍朱輪殷相柳食山
腥未慙刑天爭神舞不閒天吳罔兩助聲勢海水矗
立地軸掀孤燈明滅胸撞擊撫枕忽漫昇天關天門
訖蕩帝肅穆寥陽侍晨伊舊班有夫披髮叫無辜撼
闔搖動倉琅鏤帝心殊慙惻慰勞涕淚潛趣令浴室
具湯沐被以霞帔加星冠湔袂頸上血澆沃徑寸丹
日宮天子命收取化爲日中陽烏赤色變綽約彼三
姬參差淚澆瀾花愁雨泣不忍覩冰心玉節誰犯干

葉珠宮中傳冊命雲衣霧縠非綺紈命從湘君夫人
享秩祀錫以湘竹之節聲珊珊俄聞六丁召神官四
五八部齊登壇日矛前驅天駟後奔電光射目曉霹
靂穿耳根迷離眩暈指睡眠雷車猶掉雲旗翻掀簾
幙恍已亭午白日正照紅闌杆

贈張翁敬修

懸部垂簾近子成不離闌闌得柴荆心溫藥鼎常畱
火髭拂琴絃偶作聲齋飯易分如伴侶藍輿兒昇卽
門生看囊莫笑成羞澀贏得腰纏鶴背輕

題烟客畫扇

吹笛居箱去不回人間粉本付沈灰空齋畫扇秋風裏重見浮嵐煖翠來

秋日雜詩二十首

更殘響簷溜始知是秋雨滴瀝差可人荒堦咽蛩語
迢迢雞後鳴漏刻浩難數重溫秋衾夢今宵又何許
閒愁來何從殘夢去無緒繙經義未了聊可排塵慮
老喜嘗新杭寒思理舊絮稽首念佛恩焚香禮昏莫
長夏苦毒熱早秋怯驟涼皇天無中氣端居自徬徨
昨宵颼風作海鳥羣悽惶六鷁整毛羽退飛正翱翔
霜風掠平蕪秋原驕雉兔笠夫戴皮冠麥場晒獵具

短袖裹老拳，悶如鎖窮袴。扶杖看秋空，指點呼鷹處。
破樹仗天風，簸頓埽我垣。風伯不汝貰，倒穴拔其根。
清晨啓蓬戶，小草仍當門。

唐天憎杜陵，涕落窮白頭。又令箋注徒，千載生癢疣。
至今餒腐儒，鑽穴死不休。太白自長嘯，槌碎黃鶴樓。
文章亦引業，撫卷心悠悠。

北山磨鏡翁，縛茅山之畔。繩牀背泥竈，光淨照潭面。
日肝酌白酒，自唱殘唐傳。炊茶煖松子，松風颺蕉扇。
薄莫送我歸，前村指竹箭。

漢東湧樓閣，莊嚴永明師。揮手棄山河，大梁一布衣。

傳家五百載百卷宗鏡書莫欺粟散王寄報良亦殊
衰晚寡末契但論飲食交馮老今則亡舖餒傷老饕
白首拉紅裙弓兵滿六橋畫師補此景可以當大招
夢得朱囑書旁行寫復復不辨科斗文神官爲我讀
醒聞秋牕雨送喜聲簇簇快哉諸天宮下雨成珠玉
華首上座來錫帶羅浮雨秋風藏杉袂蕭蕭條衣舉
俯躬道國恩斂容稱故主三代去已遠禮樂吾誰與
猥猥沸唇兒安知歌相鼠

春秋書遂滅齊戊屯貔貅視彼六族氏滅沒同蚍蜉
一夕醉戍酒刳腸穴其頭自古斬肆餘有此報雪不

得無齊君臣創鉅思愆尤謝過三亡國用以伯諸侯
我欲竟此編炷燥添膏油秋燈吐長芒短髮風颼颼
田疇酹劉虞隕絕臥草萊身仆目猶視沈痛徹齒骸
稱媼羅前行傳呼使君來勞苦如生平彈指歎且衰
雞酒飲噉盡揮手還夜臺子春志益堅坐看五樓灰
餘智滅烏丸少試囊底才子年神仙人斯言豈齊諧
蕭辰展殘書鳴葉落空堦正憶幽并路筋骨鬪風開
涓涓新莽世人抱巾幘醜誰歌平陵東東海一嫠婦
痛子誓報仇傾貲市刀酒升堂縛縣宰刳屠若猪狗
聚衆據海曲亡命競奔走呂母稱將軍部曲如臂肘

赤眉青犢兵東海作淵藪母歿餘衆昌漸臺蹴威斗
我敘誅莽功阿母實魁首赤符天所授青史人誰剖
雲臺四七人我欲躋某某上有劉伯升下有呂氏母
聖人必前知卓哉明高皇天文清分野兩戒分鍼芒
躔度起斗牛天街肅垣墻篇終載箕尾尾閭慎堤坊
眇朕龜魚星海底沉微茫卓犖世史書臣濬提正綱
中夏區魚白亘古界陰陽石室闕光怪化爲魚易章
高秋風雨多夜起視襲藏

山城瞰秋窓雉堞半在几山僮放紙鸞呼風應堦圯
尚父栖石室垂竿尚湖水信國北渡還海道亦由此

父老都不知但指斬王壘金山鼙鼓聲殷殷潮河裏
尹二淡蕩人好爲竹枝歌江干殘雪後春淺水微波
吹笛看羣山那山出雲多李三愛此詞側帽長吟哦
興酣爲點染潑墨生烟蘿江上無兩人風月皆蹉跎
今人則已矣古人復如何

落落湖海士奮袂談握奇三載邈聲塵宿昔夢見之
或云赴海死抱石與世辭或云盡室去滄波逐鴟爨
人生七尺軀龍蠖無端倪弦高爲鄭商申公竊夏姬
豈如縛足雀掣線還故枝世界自寥廓吾師欲居爨
東方君子國宛在天一涯

吾徒劉漁仲漳海一怪民尊已臥百尺藐人直半文
但求一人知不顧舉世嘆石齋禮法人天刑戒諄諄
灑泣作劉招未死招其魂西陵短馮生卓犖亦等倫
亂世千網羅傭雇全其身舉舉鮮華子蒙頭灰涸塵
吾衰失二子吟蹠嗟半人馮生盍歸來從我東海濱
旁行側理紙堆積秋興編發興已亥秋未卜斷手年
元和只一頌唐雅才二篇買菜良自哂終任魚蠹穿
夕陽聽漁笛嗚咽悲遠天相將撈魚蝦高歌同扣舷
贈歸元恭八十二韻戲效元恭體

衰老寡朋舊最愛元恭子元恭亦昵余不以老髦鄙

江村蓬藿鄉一歲數倒屣嬾病常畏人蛛絲絡巾履
啄木嚮倉琅柴門撼馬箠無乃元恭乎招延果朕是
牽手共絕倒豈但蛩朕喜過從永夕夜笑抃移日晷
予如汗血駒騰驤抹千里憐我老識道創殘重依倚
問我誦讀汝訪我述作軌羅網搜放失鍼芒別疑似
卽事難屢送更端佳數起把搔着痛痒分疏豁癢痞
沈吟時解帶欣賞但撫几豔豔梁月墮撼撼燈花委
殘盃冷復溫村酒薄彌旨頻看參旗橫每恨落月哆
孤憤填胸臆沈憂滯骨髓悲啼雜夜鳴絮語傾漏水
有恨徒詛天無聊且罵鬼怛怛顧形影刺刺忌僮婢

恨少只一口較多餘兩耳世亂苦局促來趣去亦駛
相期如弦望一別卽弦矢傷離對燈燼惜逝臨洲渚
思君誠無度撫已良有恥子爲太僕孫家學承古始
嬉戲習丹鉛辟呬慣經史搖筆斷脩蛇垂芒射青兕
吾衰久廢學頑疎迫濛圯師丹事多忘籍氏典失記
規矩倆高曾先疇荒耘耔子爲魯國儒程朱接堦阨
端拜緇六經攘臂厉二氏樞衣兩楹奠垂涎兩廡祀
吾老歸空門賣身充佛使貝葉開心花明燈息意藥
三幡研精微四輪徵恢詭與子異門牆矢函算倍徒
子負經世略春秋志傾否韜鈴經握奇扼塞圖地理

碁局畫兵符酒旗樹戎壘吾少不如人况復老如此
有眼如針孔有膽如芥子常苦心懸杵徒誇耳成市
杯中看影蛇牀下聽鬪蟻方當守要領何暇共鞭耳
我叨一日長子勝無我以資強師則弱蓋函不相抵
子有百篇詩藁本度吾匱元氣含從衡冥漲失津涘
四游圍尺幅八極步寸跬逐日杖不休飲河竭未止
宋玉賦大言莊生喻非指唐衢哭蒼茫賈生涕重累
西音起促柱易水歌變徵望氣指鍾離步天肇星紀
戲帝笑爭博叫天苦填耳憂來每長吟詠罷自撫髀
臨風歌激昂巡檐歎倚徙中夜看牛斗角芒正邈迤

飛動防出匣封題謹累紙吁嗟天地間物類各斐亾
胡狀此兩人廓落無所底昌黎歎雙鳥聊可相比擬
各促一處囚天公豈徒爾共工觸不周圓盤至今圯
方朔掉雷車呀呀萬人歿橫爲摩竭魚槁柅出口齒
豎作難陀龍須彌擺頭尾女媧搏黃土二物獨歸峴
未知何方隅安頓我與爾祈住修羅宅石扉屹雙峙
逝登覩史天外院隔塵滓國土針端小世界蜂窠庠
徒狀勞胼胝何用矜爪觜言尋西王母燕遊玉山趾
紫海泥活活黃竹雪靡靡剩有不歿藥藏貯月宮裏
舉杯勸姮娥乞我方寸七我年八十一子亦五十矣

埋菴老人曾孫歌

吳門老叟長眉青清齋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羅舍
利筆端錯落含桃形劫火焚燒大千潰妙蓮佛刹無
遷代貝葉明燈夜未央曼花飛雨春長在花雨登雲
擁草門徐家世產石麒麟寶誌公曾記摩頂武彝君
又喚曾孫抱送自有神天護世人那得知其故寄位
應叅德生法入胎先說童真住老翁彈指歎善哉善
財樓閣一門開楮香葵豔繡經候親見天童入口來

題滕相士寫真

絳節朝元昔夢稀金箱猶疊五銖衣元裳縞袂人誰

識只道橫江一鶴飛

方生行送方爾止還金陵

方生弱冠來造余手持尺素鍾陽書曲江憶念看花
候東觀誇張視草餘七年戎馬躡齊魯大夫歿綏士
死鼓孺人愛妾胥國殤碧血清流照終古誦君歷下
詩悽悽陰風怪雨生尺蹄鋪陳杜老詩中史曲折睢
陽傳後題因之遍覽餘篇什採掇元家篋中集贈策
每嗤天帝醉移盤欲共仙人泣方生憐我賞其詩越
人山木心自知一別傷魂循髣髴髮重來執手看鬚眉
衰老殘軀存兩臂兩耳雙聾苦填珥仲車笑人但聳

聽子瞻代口空畫字年來傾耳輒霑巾無耳何辭作
廢人鵲歌魯國誰來往鶴語堯年自苦辛山窓歷歷
古祠墓日夕看君登幾度稚孫黃犢健追陪老我香
羊倦遲莫聚首茫茫塵刼前我髭君腹兩皤然共嗟
楚志還家日却笑彭公觀井年哺鵲軒頭挂弧矢白
鶴靈芝神告爾卽看抱送慰商瞿何妨富貴誇翁子
歌罷將雛賦遠遊削成如案覽青丘來馬重看日出
處呼鷹直盡海東頭我有羊城荔枝酒故人嶺表來
稱壽銚眉聊可謝世人缸面祇應飲好友經年封固
爲君開莫惜臨岐盡一杯馮君鑒我區區意却寄青

州從事來

老藤如意歌

余年八十靈岩和上持天台萬年藤如意爲壽余
識之曰此金華吳少君遺物也歌以記之

天台老藤作如意破瓢道人手礪治三尺搜從虎豹
羣萬年文閭蛟龍字老僧珍重如朶雲愛我不惜持
贈君唾壺擊缺非吾事指顧或可摩三軍

題梅仙書舫小像二絕句

楊柳蒹葭面面垂輕舟自信野風吹殘書堆積爲長
枕抽向中流讀楚詞

稱蟹吳儂計渺然王孫持酒但流涎扁舟不屬監舟
管且泊松江蟹舍邊

後觀棋六絕句

爲呂小隱作

奕棋二十早知名七十於今老更成拂袖登壇盡年
少爭如宿將解論兵

坐隱渾如禪定人世間象戲自爭新笑他橘裏商山
叟老大猶誇睹玉塵

初果還來界水清枯碁聲間木魚鳴祇應姑婦中宵
話也是鄰牆環釧聲

挑燈畫紙已無妻棋局袈裟伴杖藜回首平津開閣

地鵝籠何處問雞棲

皓首觀棋興未闌青袍關尹肯休官楚江巫峽多雲
雨總向珠簾一局看

爭先一角勢匆匆綠湛餘尊燭剪紅覆罷殘碁何眼
竿輸贏只在紙盤中

拂水竹廊下有石城學人題壁云辛丑冬日過
此追憶二十年舊遊口占二首牧翁先生見而
和之勿令埋沒苔蘚中也感其雅意依韵遙和
他日以示茂之諸子

落落天河瀉不休眼看拂水是懸流巢居撥霧開重

幕橐筆書雲上小樓盤馬草柔筋解凍呼鷹風緊臂
知秋會須滿載如澠酒拂壁看君再紀遊

轉蕙光風正發春藤梢橘刺任他新碧桃花外看三
刼白酒缸中記一塵劒動隨身成羽翼書藏複壁當
比鄰東山莫話仙源事漁父來時不是秦

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賦浴兒歌十章

扶木新枝照海東充閭佳氣接青葱懸門弧矢從來
遠遙指天山取挂弓

繡紱長依麟角裁端門曾爲剪蒿萊故應晚育商瞿
子記取尼山抱送來

天人也自愛文章抱得麒麟到下方但與誌公摩頂
首雙瞳偏喜似瑤光

據地初生獅子兒三年哮吼五天知錦綳花襖勤將
護恰是頻申自在時

九十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
曲十六生兒字阿侯

龍樓賜錦尚鮮妍繡襖新綳絕可憐玉盞金盆甘露
水浴兒仍用五銖錢

月戶冰輪自宛然一枝偷折向江天嫦娥顧兔應相

笑誰放吳剛倚樹眠

李長吉詩吳剛不眠倚桂樹

綈几頻繙大雅章
卷阿拜手頌朝陽
未應仙果生來晚
爲養高梧待鳳凰

湯餅盤餐錦繡堆
石榴盆裏摘楊梅
紅菱餠餅誰爭喫
自放殘牙大嚼回

麻姑曾約過初筵
笑擲丹砂助祝延
八百更邀斟雉叟
老夫權許當彭篋

王玉映夫婦生日

織女黃姑嘉會同
紅牆銀漢本相通
共傳王母爲金母
又說丁公似木公
條脫贈來猶晉代
洞簫吹出並秦宮
劉剛莫訝登仙晚
上樹依肱跨碧空

牧齋有學集卷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

東澗詩集下

放歌行爲絳趺堂主人姚文初作

闔閭城頭晝吹角比屋窮廬似幽朔長洲茂苑何處
似清廟迴塘已非昨有人過話吳趨里文姚蘭綺俱
頽剝石經閣已新縑絳絳趺堂又凋花萼蠶尾法書
隳禁扁鼻頭表門掩懷柄他人入室主何之訣別詩
成淚雙落失巢朱鳳聲惻惻避風海鳥影回薄誰云
蓋頭無一茅尚喜隨身有兩脚感今懷昔心悄狀白
頭老客和淚眠殘書枕席唐家曆天寶元和在眼前

自從延秋啼白鳥王侯第宅賜灰烟金雀銅人互凋
換青茅朱戶爭飛騫功臣甲第觚稜並權倖飛薨歌
吹連金玉兩杯讖成毀乾崗五龍圖蜿蜒韓家南莊
蒲苻茂白傳新居水竹妍親仁康崇誰得占奉誠芸
暉殊可憐雞坊小兒依僧舍津陽里老逢堯年君不
見脩羅戰敗藕絲藏帝釋表賀得勝堂千梁萬杓容
一綆七寶嚴飾咸相當目連噴火變煨燼萬千天女
空徬徨須臾升坐受懺禮妙法廣說常無常毗闍延
殿宛如故琉璃寶地發淨光淨名老病棲繩牀諸天
布座羅成行陶輪世界手斷取衆生安住如處囊華

藏十三一小界局促何異蜂蠅房天地變化豈終極
東海那得長栽桑又不見絳趺屋烏聲喈喈爲我謂
烏且爲客餘杭好酒盛琥珀痛飲莫量油囊窄聞門
飛閣屋欲流毒霧塵風暗阡陌麻姑自識揚塵候重
過胥門蔡經宅

吳人喧傳瞿稼軒留守降靈郡城西相率詣東
臯招魂塑像迎請上任龔駉道人驚喜鳴咽放
言作絕句十二首用代里社迎神送神之曲

月斧雷車夾道開帝令巡省舊都來人間不曉天符
急歎息爭看華表迴

玉帝親頒赤伏符神官權位治姑蘇中央丹篆雲雷
護天上詞頭與世殊

靈旗畫卷畫廊新寂歷東山賭奕辰驅使八公閒草
木也應談笑埽兵塵

歌舞閭閻換歲時傳芭伐鼓漫傷悲吳兒好唱迎神
曲一局楸枰千字詩

被髮騎龍事渺茫樂公立社自年年臂鷹老手還餘
我伏臘雞豚掠社錢

廟門巫覡醉蛛絲八翼天關却傍誰要約魁星頻奏
事鴻都道士不曾知

真誥稽神未許論伯昌位業並曹孫攝山斬尚如相
遇切莫懷沙問屈原

社鬼城神也論貲西園諧價付冥司憑君一笑如包
老瓦石謹譁奪印時

三年蜀血肯銷沉我所思今在桂林却望蒼梧量泪
雨湘江何似五湖溪

日蝕麒麟格鬪餘山河兩戒眇愁予蘭滄渡後無消
息且坐前潮伴子胥

魂兮箠縷刻分毫淡目鳶肩見二毛磨閣卽圖詞可
繼宗臣遺像肅前朝

眞王異姓指河山簫鼓叢祠報賽閒咫尺靈飛催後
命紅雲仍押祝融班

答新安方望子投詩枉訪

藺穴雞窠正怯寒清晨剝啄響闌干采詩舊觸中原
怒和曲新緣下里謹無酒治聾心悵快有文起瘳興
蹢躅方干莫漫輕三拜老病吾愁再拜難

新安潘子倫故人景升之孫也年六十矣方望
子索詩爲壽

舊隱城西淡柳堂潘髯張戟坐胡牀每思吾谷看紅
葉頻向天都問白楊十里青樓傳麗藻百年黃海繼

詞章長筵勸酒聊題句遊射偏驚大父行

楊枝挑牙歌

象鬚剔齒搜宿風老夫寶愛裝銀筒蘭滄不渡職貢
絕欲操寸鼠無由通西方楊枝利漱盥東國新裁牙
杖短俱尼楊柳都相似此物流傳屬誰管

和成社第一會詩序

定遠帥英妙結社賦詩武伯以初會詩見眎寒窻
病氣聊蘸藥汁屬和勞人之歌不中玉律聊以代
邪許而已

和長至日文讌

至日羣英會草堂老人却爲閉關忙頻開緹幕看葭
動細畫爐灰紀線長望盡日華塗北戶書殘雲物墜
東牆劇憐文酒招尋處近局雞豚自一鄉

和臘梅

本自梅同譜其如豔質成不堪馳驛使只合傍簾櫳
梔貌迎妝出檀心插髻傾花房傳麗句偏攬白頭情
和燒香曲

下界伊蘭臭不收天公酒醒玉女愁吳剛盜斫質多
樹鬱膠鳳髓傾十洲玉山岢嵯珠樹泣漢宮百和迎
仙急王母不樂下雲車劉郎猶倚小兒立異香如豆

著銅鑲曼倩偷桃藝博山老龍怒鬬搜象藏香雲罨
靄籠九關籠香長者迷處所青蓮花藏失香語靈飛
去挾返魂香玉杖金箱茂陵土烟銷鵲尾佛燈紅夢
斷鐘殘鼻觀通雞林香市經遊處衫袖濃熏盡逆風
和遵王述懷感德四十韻兼示父公

自古文章事真能困白顛書倉湛玉府學海沈珠淵
妄許窺籬落粗能曉陌阡溪慙初學陋委信古人賢
文字期從順源流屬沂沿餘波騰綺麗大體戒琕鐫
筆墨畱元氣升沉託化權千秋衣鉢在一代辦香專
丹漆應隨夢珠囊豈浪傳濫觴謀酌海川管學窺天

北地紆前轍，弇山定晚年。問津資玉茗，入室仰松圓。
裨貶徒張耳，猖披肯息肩。爭言馬背腫，翻笑鵠頭圓。
敢射斐旻虎，空蜚墨翟鴛。中原方煢煢，下里亦譏譏。
博易如搏黍，輸贏只意錢。穴仍同鳥鼠，足各異夔虵。
牛角從他食，雞窠且自全。衰宗餘玉葉，長律播朱絃。
二十辭條富，三千掌故駢。錦舒潘岳筆，花浣蜀江箋。
羣從傳芳並，比鄰揆藻聯。朝華文絡驛，春草夢連綿。
老馬塗曾識，鄉人酌每先。別裁風雅近，啜點後生偏。
莫漫輕津筏，祇應老槩鉛。養珠須月滿，采玉候冰堅。
腸胃頻反刍，瑕疵必棄捐。寸心千載後，隻手百靈前。

蚊睫聞螭語車輪覩虱懸筆雲朝彩集書月夜光圓
婉變西崑體淒清湘瑟篇嚶鳴千響叶花萼一家妍
敢謂斯文付私于老我便懷龍溫昔夢吐鳳理新編
蟹舍看朝穗漁灣聽刺船風光宜掩冉花月稱嬋娟
西向三年笑南詢一指禪寒燈聊點筆小飲竟醺臑
病榻消寒雜咏四十六首

癸卯冬苦上氣疾臥榻無聊時時蘸藥汁寫詩都
無倫次昇平之日長安冬至後內家戚里競傳九
九消寒圖取以銘詩志夢華之感焉亦名三體詩
者一爲中麓體章丘李伯華少卿罷官後好爲俚

詩嘲謔雜出今所傳閒居集是也其二爲少微體
里中許老秀才好卽事卽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
趙李臚列八句中李本寧敘其詩殊似其爲人其
三爲怡荆體怡荆者江村劉老莊家翁不識字衝
口哦詩供人姍笑聞有可爲撫掌者有詩一冊自
謂詩無他長但韵脚熟耳余詩上不能寄托如中
麓下亦不能絕倒如劉老揆諸季孟之間庶幾似
少微體惜無本寧描畫耳或曰三人皆准敕惡詩
何不近取佳者如歸元恭爲四體耶余輾狀笑曰
有是哉并識其語於後臘月廿八日東澗遺老戲

題

儒流什部空閒身酒戶生疎藥市親未肯掉頭拋白
髮也容折角岸烏巾國場急鼓多新鬼廟社靈旗半
故人年老成精君莫訝天公也有辟頑民

年老成精
見首楞嚴

栗冽凝寒爐火增抱薪擁絮轉凌兢漆身吞炭依稀
是爛頰焦頭取次能兒放空拳意裂紙婢伸赤脚被
添冰長安九九消寒夜黑褥丹衣疊幾層

耳病雙聾眼又昏肉消分半不堪捫液湯蜚鼻醫方
苦參附充腸藥券頻好友禱嵩求益算惡人詛岱請

收魂兩家剝啄知誰勝憑仗蒼穹自討論

徑寸難分聃聃形

方言云聃聃聃也聃音宰

方言州部比元經人

問若有治龔酒天上應無附耳星鬪蟻軍聲酣乍止
鳴蛙戰鼓怒初停一燈遙禮潮音洞梵唄從今用眼
聽

病多難訴乳山翁不但雙荷賭賽龔暗訝仲長還有
口痺愁皇甫不關風畏寒寒向專塗北負日循牆只
傍東莫謂幽人徒改歲老能熏鼠豈無功

答乳山道士問疾

稚孫仍讀魯春秋蠹簡還從屋角搜定以孤行惟杜
預每於敗績喚何休縣車束馬令支撻蔽海牢山仲

父謀聊與兒曹攤故紙百年指掌話神州

嬾學初無識字憂不多肝肺戒雕鏤少知誦讀皆緣
木老解詞章盡刻舟扶養心神朝碧落招回氣母守
丹丘病瘖何敢方河渚搖筆居狀頌獨遊

直木風搖自古憂不材何意縱尋矛羣蟬枉撼盆池
樹積羽空沉芥子舟說易累伸箕子難編書頻訪大
航頭白顛炳燭渾無暇魯酒吳羹一味休

詞塲稂莠逋相仍嗤點前賢莽自矜北斗文章誰比
並南山詩句敢憑陵昔年蛟鱷猶知避今日蚍蜉恐
未勝夢裏孟郊還拊手千秋丹篆尚飛騰

聲氣無如文字親亂餘斑白向沉淪春浮精舍營堂

斧

春浮蕭伯玉家園今爲葬地

東壁高樓東楚薪

東壁樓在德州城南盧德水爲

余假

越絕新書徵宛委

指山陰徐伯調

秦碑古字訪河濱

指朝

邑李

叔明嗜痴辛苦王烟客摘槩懷鉛十指皴

柏寢梧宮事儼狀富平一叟記真延牽絲入仕陪元

宰執簡排場見古賢早歲光陰頻跋燭百年人物遯

當筵舉杯欲理滄桑話兒女謹呶擁膝前

余五六歲看演鳴鳳

記見孫立庭袍笏登場庚戌登第富平爲

太宰延接如見古人迄今又五十四年矣

硯席書生倚穉驕邯鄲一部夜呼囂朱衣早作臚傳

識青史翻爲度曲詠炊熟黃梁新剪韭夢醒紅燭舊

分蕉衛靈石柳誰鐫刻莫向東城歎市朝

是夕又演邯鄲夢

紗縠禪衣君見新至尊自賀得賢臣都將柱地擎天
事付與搔頭拭舌人內苑御舟思匱匱上尊汾酒賜

逡巡按圖付問盧龍塞萬里山河博易頻

壬午五日鵝籠公有

龍舟御
席之寵

鼓妖雞甌史頻書字入杓中自掃除人訝九頭能並
噉天教一首解橫噓鐘沉禁漏紗燈香水冽寒泉露

井虛閒向四遊論近遠高空寥廓轉愁余

病中擬許司成墓誌

輟簡
有感

羊腸九折不堪書箭直刀橫血肉餘牢落枝窮修月

斧顛狂心癢掉雷車伶仃怖影依枝鴿吸呷呼人貫
柳魚捕貼殘骸推老病折枝摩腹夢迴初

縲紲重圍四浹旬僕僮併命付灰塵三人纏索同三
木六足鈎牽有六身伏鼠盤頭遺宿溺饑蠅攢口噉

餘津頻年風雨雞鳴候循省顛毛荷鬼神

記丁亥
羈囚事

訟繫金陵憶判年乳山道士日周旋過從漫指龍門
在束縛真愁虎穴連桃葉春流亡國恨槐花秋踏故
宮烟於今敢下新亭淚且爲交遊一惘然

事具戊子
秋槐集

忠驅義感國恩賒板蕩憑將赤手遮星散諸侯屯渤
海應迴子弟走長沙神看玉璽歸新代天任銅人別

故家

遲暮自憐長塌翼垂楊古

道數昏鴉

記癸未歲與羣公謀王室事

蕭疎寒雨打窓遲愕夢驚迴黯黯思箕斗每遭三尺喙攝提猶列兩行眉拋殘短髮身方老著盡枯碁局始知顧影有誰同此夕焚枯撥芋夜談詩

呼鷹臺畔草蒙茸扶杖登臨指斷篷倚伏我應占北叟興亡君莫問南公藥欄迸圻疎籬外雞柵欹斜細雨中種罷蕪菁還失笑莫將老圃算英雄

龍嶼雞籠錯小洲秦皇纜繫剎江頭烟消貝闕常開市風引蓬萊且放舟魚鱉星微沉後浪黿鼉梁濶駕

中流天涯地少雲多處縱步期爲汗漫遊

讀元人
彙志

推篷剪燭夢悠悠舊雨依稀記昔遊南國臬盧誰劇

孟北平雞酒有田疇霜前啼鳥皆朱噉月下飛鳥盡

白頭病樹枝顛天一握爲君吹笛上高樓

廣陵人傳
研祥北信

中年招隱共丹黃括柏猶餘翰墨香盡裏夜山秋水

閣鏡中春瀑耦耕堂客來蕩槳聞朝咏僧到支筇話

夕陽留却中州青簡恨堯年鶴語正悲涼

孟陽議倣
中州集體

例編次前
朝人書

至後京華淑景催紫宸朝散夜傳杯綠窓銀燭消寒

去朱邸金盤送雪來板簇歌心遲漏轉花漂酒面逗

春迴殘燈欲話昇平樂腰鼓勾闌不盡哀

望崖人遠送孤簾粟散金輪總不應三世版圖歸脫
屣千年宗鏡護傳燈聚沙塔湧幡幢影墮淚碑磨
巖稜莫歎曾孫顛頓盡大梁仍是布衣僧

讀黃魯直
先忠懿王

像贊
有感

石語無憑響卜虛強畱春夢慰蕭疎
佞僮背索催年去王母傳籌報歲除
耳聵却欣聽妄語眼昏猶解摸殘書
莫嗟杖晚如彭老兩眼隨身且閉廬

由來造物忌安排遮莫殘生事事乖
無藥堪能除老病有錢不合買癡
猷未論我法如何是且道卿言亦

自佳漫說趙州行脚事雲門猶未辦青鞵

寒爐竟日盡殘灰情緒禁持未破梅躲避病魔無復
壁逋逃文債少高臺生成窮骨難拋得自鎖愁腸且
放開慚愧西堂分衛畢旋傾齋鉢送參來

小盡日靈
昂長老送

兒童逼歲趁喧闐兵廟星壇言子阡夢裏挨肩爭爆
竹忙來舖飯看秋千氣蒸籬落辭年酒燄爇星河祭
竈烟老大荒涼餘井邑半龕殘火一翁禪

衰殘未醒若今年窮鬼揶揄病鬼纏典庫替支賒藥
券債家折竿賣書錢陸機去國三間屋伍員躬耕一

耜田歎息古人曾似我破窓風雨擁書眠

崔羅門巷監荆薪上相傳呼訪隱淪豈敢低迴遲伏

謁卽看扶

匍匐

出城闔霜風壓頂寒欺骨冰雪生

膚臥浹旬多謝台星猶照戶燒船病鬼去逡巡

戲擬老杜

客至之作

高枕匡牀白日眠閒看世態轉頽然湛河不信多爲

石賣鬼還愁少得錢鑿空

去

舊能雕混沌舞文新擬

案丁零睡餘偶憶柴桑集畫扇消疎仰昔賢

示遵王救先

老病何當賦子虛形容休訝列仙如黃衣牒授劉中

壘瓊笈圖歸董仲舒籬桂冬榮疑月地瓶梅夜落想

雲居笑他脉望空乾死絳帕蒙頭讀好書聞定遠讀道書戲示

老大聊爲秉燭遊青春渾似在紅樓買回世上千金

笑送盡平生百歲憂畱客笙歌圍酒尾看塲神鬼坐

人頭蒲團歷歷前塵事好夢何曾逐水流追憶庚辰冬半野堂

文燕舊事

一剪金刀繡佛前裹將紅淚洒諸天三條裁製蓮花

服數畝誅鋤穰稭田朝日妝鉛眉正嫵高樓點粉額

猶鮮橫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冬枯木禪同下二首爲河東君

入道而作

鸚鵡疎窓晝語長又教雙燕語雕梁雨交澧浦何曾

濕風認巫山別有香斫却銀輪蟾寂寞搗殘玉杵兔
淒涼縈烟飛絮三眠柳颺盡春來未斷腸

夜靜鐘殘換夕灰冬缸秋帳替君哀漢宮玉斧香猶
在吳殿金釵葬幾迴舊曲風淒邀笛步新愁月冷拂
雲堆夢魂約略歸巫峽不奈琵琶馬上催

和老杜生
長明妃一

首

秦淮池館御溝通長養妖嬈香界中十指琴心傳漏
月千行珮響從翔風柳矜青眼舒隋苑桃惜紅顏墜
漢宮垂老師師度湘水縷衣檀板未爲窮

和劉平山
師師垂老

絕句

編蒲曾記昔因緣蒲室蒲菴一樣便寬比鵝籠能縮

地溫如蠶室省裝綿燈明龍蟄含珠睡風爰雞栖伏

卯眠針孔藕絲渾未定於今真學鳥窠禪

新製蒲龕成

信筆塗鴉字不齊叢殘篇什少詩題心情癢癢如中
酒手腕騰騰欲降乚搜索句窮翻壁蠹啞呻吟苦伴
鄰難才華自分龍褒並未敢囊詩付小奚

落木蕭蕭吹竹風紙牕木榻與君同白頭聾聵無三

老青髻鬚眉似一翁行樂每於叅禮後安禪只在墓

田中永明百卷丹鉛約少待春燈爛熳紅

懷落木菴主

丈室挑燈餞歲除披衣步履有相於詩銓麗藻金壺

墨

謂編次唐詩

史覆神達玉洞書

余將訂武安王集

窮以文章爲

苑囿老將知契託蟲魚無終路阻重華遠自合南村

訂卜居

除夜定遠夕公遵王見過

緇經點勘判年工頭白書生硯削同豈有釣溪能模
象却愁攻苦類雕蟲牢籠世界蓮花裏磨耗生涯貝
葉中歲酒酌殘兒女開鍵椎聲殷一燈紅

滿堂歡笑解寒氷紅燭青煙煖氣凝婦子報開新凍

飲兒童催放隔年燈舊朝左个憑宵夢蚤拜東皇戒

夙興銀榜南山煩遠祝長筵朋酒爲君增

歸玄恭送春聯云居

東海之濱如南山之壽

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於今始覺愁入眼歡娛應拾
取隨身煩惱好辭擔山催柳綠先含翠水待桃紅欲
放藍看取護花旛旋動東風數上日到江潭元日二首
排日春光不暫停憑將笑口破沉冥苔邊鶴跡尋孤
衲花底鶯歌拉小伶天曳酒旗招綠醕星中參宿試
紅燈條風未到先開凍閒殺凌人問斬冰

牧齋有學集卷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

序

列朝詩集序

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予撫之愜狀而歎毛子問
曰夫子何歎予曰有歎乎予之歎蓋歎孟陽也曰夫
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
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也以詩繫人以人
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
採詩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誤次國朝詩集
幾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啓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

而丁陽九之難海宇板蕩載籍放失瀕死訟繫復有
事於斯集托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
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集州次部居發凡起例
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挿架盈箱
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
乎怖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刼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
人其萎流風迢狀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能丹鉛
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鵬出天津鵬啼海錄谷
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
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遺懺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

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在癸曰極丁丁北成實也歲曰彊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茂於戊於時爲四十強盛之時也金鏡未

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朕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明朝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任也請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詩錄丁集

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毛氏重鐫十三經余爲其序越十有七年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子晉復請余序客有問於余曰汲古之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古者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於胸中朕後出而從事於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於吾之權度累黍杪忽鑿無不宜而後可以明體適用爲通天地人之大儒有人曰

我知輕重我明長短問之以權度茫如也此無目而
諍目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我知權我知度
問之以輕重長短亦茫如也此執籥而爲日不通史
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蒐
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經經緯史州
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
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記
傳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
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矧立史記本
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風之條

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事於史者以紀傳踵班馬則順祀也其軌轍以春秋躋左孔則逆祀也其名汰學者於涑水新安奉爲丹書獨反唇於河汾之元經則目曉之論也今自太史公書迄於五代次第排纘比諸冊府羽陵藏室師春汲郡之遺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也客曰鈞玄舉要自宋以來亦多家矣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淵府運數之勾股

君臣之元龜內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訥之伏藏
人才之藪澤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爲基局史爲
其方善讀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師之挾寶其可
以磔肘而量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瑣而不要毘
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
各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如登高臺以臨雲
物如上巢車以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登皇心胸開拓
頑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
需者使決僑者使沈朕後乃知夫割剝全史方隅自
命者未有不望崖而返向若而歎者也善奕者取全

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讀史之法亦古人之學範也客曰史自東漢以降靡矣不擇而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論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狀抗行因以蹂踐曄壽諸人諸不足供其跡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繹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趣則五代繩尺隳棄猶可以追配古人捨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漢思世有好學漢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

必不敢薄視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三折肱知
爲良醫而喟朕三歎也客撫朕避席曰如夫子之言
是役也功於史學偉矣毛子有事經史正乙夜細旃
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夢龍光全書大橫古兆之初
神者告之矣或均之典冊刦灰已燃鴻都之石經珠
囊重理聖有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射南
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唯遂并序問答之辭書之簡
首

建文年譜序

謙益往待罪史局三十餘年網羅編摩罔敢失墜獨

於遜國時事傷心捫淚紬書染翰促數閣筆其故有三一則曰實錄無徵也二則曰傳聞異辭也三則曰僞史雜出也舊園蠶室盡付灰劫頭白汗青杳如昔夢唯是文皇帝之心事與讓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揚萬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滅千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寧有窮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午以還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國難方新遺種未殄必翦滅此而後卽安張天網以籠之頓八紘以掩之閉口捕舌遁將何所以文皇帝之神聖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

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於黔而夕於楚也胡濙之
訪張邈邈捨人而求諸仙迂其詞以寬之也鄭和之
下西洋捨近而求諸遠廣其塗以安之也藥燈之詛
呪薙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黃以榮國榻前一
語改參彝而典僧錄其釋朕於溥洽昭於中外者所
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終老也文皇帝之心高
帝知之興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
處華夏服事其聖子神孫尚論其心事則懵如也日
月常鮮琬琰如積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昧終古此則
可爲痛哭者也何言乎讓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師

禍深喋血讓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憑仗祖
德依倚民懷散亡可以收合蠻貊可以扇動衛世子
之焚臺衛太子之詣闕誰能非之誰能基之讓皇帝
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
本支百世之不可傾動也以神州赤縣爲孤竹之封
以休髮壞衣爲採藥之遁耄遜遐荒自比退耕於野
頭陀乞食豈曰餬口四方由是而內治外攘踰沙軼
漠高皇帝之基業安祖之統緒安三百年之天地人
鬼罔不大安寧非讓皇帝之所詒乎讓皇帝之至德
媿諸秦伯其難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

言之不盡矣而其所以不能知不盡言者輪囷苞塞
終不能泯滅於斯人斯世於是乎憤盈交作新舊錯
互實錄廢則取徵草野之書傳聞異則占決父老之
口梵宮之轉藏教坊之冊籍旅店市傭之留題斷句
無不採集無不詮表亦足以闡幽潛勸忠孝矣而斯
人之心不但已也於是乎四十餘年出亡之遺跡易
代已後歸骨之故事問影訪求鑿空排纘亡是司契
子虛削牘訊筮與于巫陽聽行籌于王母公羊指定
哀之疑陸賈懼丹青之惑固將軌夢以爲實又且巡
故而造新曰夫已氏一妄男子乘是以賈弄筆舌鋪

張祖先若吳下流傳諸錄其譌僞歷狀著明而舉世
不盡知也有其知之則又曰西方之山隰猶思美人
蜀地之禽鳥豈真望帝信固當傳疑亦可恤過而存
之不忍廢也于是東萊之君子趙君士喆者作爲建
文年譜年經月緯事比詞屬會粹諸家記錄而整齊
其文章以宿老如謙益固亦當援据史乘抗詞駁正
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歎歎煩醒不能解免夫
狀後知讓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
而趙君之爲斯譜本天咫述民彝備國故搜遺忠當
滄海貿易禾黍顧瞻之後欲以殘編故紙慙遺三百

年未死之人心是豈欲與世之君子擅陽秋矜衮鉞
爭名於竹帛哉其亦可感而思已矣謙益衰殘耄熟
不敢復抵掌史事趙君之弟刺史公言念舊史俾爲
其序螢乾蠹老口噤筆秃伸寫其狂瞽之言識於首
簡亦聊以發觀者之一慨而已矣

啓禎野乘序

嗚呼史家之難其莫難於真僞之辨乎史家之取徵
者有三國史也家史也野史也於斯三者考覈真僞
鑿鑿如金石狀後可以據事跡定褒貶而今則何如
也自絲綸之簿左右史之記起居召對之籍化爲煨

燼學士大夫各以已意爲記注憑几之言可以增損造膝之語可以竄易死君亡父瞞天調人而國史僞自史館之實錄太常之謚議琬琰獻徵之記載委諸草莽世臣子弟各以私家爲掌故執簡之辭不必登汗青裂麻之奏不必聞朝著飛頭借面欺生誣死而家史僞自貞元之朝士天寶之父老桑海之遺氏一皆沈淪竄伏委巷道路各以胸臆爲信史于是國故亂于朱紫俗語流爲丹青循螭蛄以尋聲傭水母以寄目黨枯仇朽雜出于市朝求金索米公行其剽劫才華之士不自貴重高文大篇可以數縑邀取鴻

名偉伐可以一醉博易而野史僞韓退之論史官善惡隨人憎愛附黨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傳萬世乎謂余不信則又以人禍天刑懼之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痛哉斯言正爲今日載筆之良規代斲之炯鑒也梁谿鄒流綺氏名家俊民銜華佩實恥國史之淪墜慨朕引爲已任先後纂述有成編矣而又不自滿假以余爲守藏舊老不擇其矇瞽而問道焉余敢以兩言進一則曰博求二則曰虛已夫子作春秋使子夏行求十有四國寶書此博求也其定禮也一

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此虛已也太史公
於國語世本虞卿陸賈之書無不攬採敘荆軻留侯
事徵諸侍醫徵諸畫工亦此志也具是二者又取退
之人禍天刑之懼爲之元龜師保於史也其庶矣乎
鄒子樞衣歛筆自命野乘未敢掉鞅超乘馳騁上下
于遷固曄壽之間實斯言也吾有望矣往予領史局
漳浦石齋先生過予揚摧輒移日分夜就義之日從
容語其友曰虞山尚在國史猶未歿也劫火之後歸
老空門每思亡友墜言抱幽冥負人之痛鄒子漳浦
之高弟卒能網羅纂集以繼其師之志漳浦雲車風

馬在帝左右監觀陰陽故知恒在于斯鄒子尚勉之哉嗚呼鄒子尚慎之哉

玉劔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爲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易言史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猷琬琰斯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之三世非遐不于此時考求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惟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遠稽世本通鑑
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
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
典籍漫漶凡例踳駁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
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紀傳之有班馬也
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
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旦祧班墮范昭左而穆馬
東觀已後爨諸席薦足以步日言以足志雖師契而
匠心恐代斲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
史也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氏說撰玉劒尊

闢一編余讀而歎焉慎可少負淵敏博學強記悉應
奉之五行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食舊
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
當世無兩其家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
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墀大小東之
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藏諸腹笥得之
口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沉郎署填膺薄胸
裂吻蜚鼻躊躇四顧吮毫闕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
瑣碎踵附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于國
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之未敢以嘗試而漫

爲也余少讀世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
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師遷固者也變
史家爲說家其法奇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
說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慎可之意而
善川之無憚築舍無輕奏刀子亥有汗青之期而伯
喈無髡鉗之歎豈不幸哉余懼世之讀斯編者不淡
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
吹猥與語林說郭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
之如此

顏子疏解敘

明之初興吳郡儒者徐達左良夫輯顏曾四子書羽
翼論孟垂三百年嘉興高陽庭堅獨取顏子書爲之
刪定疏解粲然可觀而顏子之書遂大顯于世余爲
敘之曰吾夫子贊易刪詩書修春秋因仍舊典未嘗
自爲書孔子之弟子皆無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
孔子之家法也仲尼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沒而
大義乖莊列虛無之學陰陽名泐談天非馬之流各
以其宏辭雄辨馳于斯世孟子愍斯道之蕪廢不得
已而爲書以矯之狀而遯世勿用之義亦少微矣若

牧齋有學集

卷十四

三

顏氏則真得孔氏之家法者也山庭繞斗端門授書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子居見龍之位則顏子居其
潛天命之矣夫如是則何敢有書步亦步趨亦趨夙
興夜寐若孔之卓見其進而未見其止則何暇有書
不違仁者三月也不違如愚者終身也忘仁義忘禮
樂而至于坐忘也端而虛勉而一夫子猶以爲未可
也惟道集虛惟夫子廢心而用形此顏氏子之好學
也夫又何事于書狀則徐氏高氏之于顏子也不厚
誣顏子哉曰非狀也輓近世之學者以俗學相蒙以
邪學相蓋有人于此輯先儒之墜言理遺書之朽蠹

倣隆古之衣冠而學其聲咳是亦行古之道也顏子
邈矣因顏子之書而深惟其所以不爲書之旨意考
潛見之德正述作之義洙泗之微言大義可以不遠
也漢高誘注短長淮南宋高似孫輯七略咸爲博雅
之宗今庭堅氏注顏子立專門之學高氏於儒林世
有人矣哉

藝林彙考序

類書之作昉于六朝盛于唐而汜濫于宋已後迄于
今盈箱溢杼連鱸架屋左史不能知其讀侍中不能
奏其略承學之徒耳目瞽亂迴遑岐路而莫知所適

從松陵沈子畱侯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端居多暇弋獵羣流撰次一書名曰藝林彙考網羅典故苞括瑣碎州次部居鈎京提要榛楛勿翦則集翠于陸機簫艾必舉則取裁于郭璞遑矣哉經籍之禁鑿文章之圃田也書成就正于蒙叟叟告之曰子之書有四便焉便于好學者一便于不好學者一而便于蒙叟者二沈子曰何謂也叟曰四部五車津涉則浩如烟海九流七錄披剝則勞如縷絲吞紙或困于無資閱市則苦其難徧子今濟以舟輿定其衢衙放新豐之犬雞自知阡陌指建章之門戶如列畫圖推黃香之九

宮不須管律步監亥之八極未出戶庭由是經經緯
史御華佩實載司南之車向方靡惑服四照之艸得
用不迷勤學有食跡之能臨文無祭獺之痒如玉河
之寶主譬入海之導師此便于好學者一也俗學剽
賊諛聞單疎指米囊以療饑過他家以數寶一旦貧
兒暴富窮子得家泉客之珠噉泣而立成崑山之玉
抵鵠而不惜汲冢之科斗人可編摩河東之篋書家
堪補綴辨豹文之鼠豈必終軍識貳負之尸何煩子
政弱翰三寸油素四尺子雲豈非勞人乎上窺結繩
下窮掌故退之豈非笨伯乎此便于不學者一也老

人多忘歸心空門多聞習氣現行暫伏禪誦餘暇游獵斯文屠門大嚼實且快意昔人呼書爲黃妳以爲老人嗜書如稚子之須妳乃可以養生而却老也吾將以此書爲黃妳安知不若張蒼之無齒食乳而不歎乎故曰便于蒙叟者一吾聞人世載籍皆藏弇天宮七佛之遺書每同篆籀祇桓之圖經表逾累百旣已委命于彼聊復津寄于此忉利有雜林之苑諸天入此則上妙欲塵雜類俱至此書卽吾之雜林也取彼欲塵助我禪悅故曰便于蒙叟者二沈子曰有是哉吾未之前聞也道在批釋隸業及之吾徒以爲廣

文之薈叢香山之白樸也先生則命之矣請書之以爲序

內閣小識序

內閣之建置定制于永樂而崇重于洪宣之間其不立宰相也遵皇祖之典訓而其用詞人入直以五品官參預票擬則倣唐宋之制而參用之已而掌握機務參列公孤無宰相之名而有其魁柄詞臣由此益重先輩有遷禮侍者謝賀客曰吾今日出爲有司矣厥後規制小變枚卜閣員多用部銜推舉而經筵纂修記注應制之事皆屬翰林號文學侍從之臣他曹

莫敢望焉翰林于內閣不稱屬屬吏則房中書凡經筵纂脩諸務咸有職司而典簿爲之長每朝罷諸閣部堂坊局史官以次爲一班中書綴史官後亦一班官雖冗長其自視他曹有凡仙之隔焉蓋國家二百餘年備員禁近雖立清班所以深嚴政地優崇館閣其淡意如此喪亂以後劫火焚如內閣掌故與西清東觀咸歸天上眞定梁慎可先生伏而歎曰噫余起家史館敢忘其本網羅放失勾稽瑣碎撰內閣小識十卷先題各次書目後典儀閣中故事犁狀具在其載筆可謂勤而用意可謂遠矣頃者史乘闕遺奸僞

錯出謫言壬人人自爲史錢奴織兒家自爲史平臺
便殿之清問可以增損左右史之記注可以竄易伏
蒲之諫諍裂麻之痛哭可以取次裝點欺侮亡歿謾
調鬼神嚮令螭頭柱下職思其居陳編故牘不盡漫
滅雖有黎丘之鬼恒思之叢亦將柱口閣筆安敢昌
披若是昔者劉子駿就上林令虞淵得羣臣所上草
本二千餘種爲鄰人求借遺棄以爲恨今朝家十七
年掌故非如上林之瑣屑也而世之就上林令訪問
憶列其遺棄如子駿者罕有聞焉僞史安得不公行
而野史安得不滋誤乎慎可名臣子孫如漢之黃瓊

習知臺閣故事故其所撰集如此余故曰其載筆勤而用意遠也慎可銘其書曰小識取不賢者識其小也獨不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乎杞宋無徵舍魯何適慎可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余老史官也頭白汗青執簡之歎姑爲之論次以復于慎可

瑯環類纂序

少司成朱滄起先生以終賈之年蜚聲史館名高媒忌忤觸網羅歸隱汾水之陽自老于縑緗油漆之間著書一百三十餘卷名曰瑯環類纂而馳書屬余序余惟古今類纂之書通有二門一曰詞章家唐歐陽

氏虞氏白氏之書是也一曰典制家唐杜氏宋鄭氏
馬氏之書是也古之作者學有根抵詞無枝葉載庶
部分訂正羣蒙如耕之有畔如織之有幅疆理南東
經緯橫直畫狀而不可紊也去古日遠九經三史之
學基之以摭拾埤之以裨販蓋之以剽奪汨沒洞淵
久而滋甚語有之多所見少所怪見橐駝知馬腫背
今之腴聞駕說者自其多生薰習以迨于童習白紛
繆種痼疾癥結于膏肓藏府各仞其師說以爲固狀
其將使誰正之滄起高才盛年窮愁著書觀其橫經
藉史發凡起例提要鉤玄則本諸昌黎剏磔褰稂則

倣諸弘農上窺結繩下窮掌故詞章典制兩家會粹
一門而不以作者自居退而比于廣文之薈蕞香山
之白樸居今之世糞除俗學導九流之津涉開六藝
之鈴鍵微滄起吾誰與歸萬曆中文太青崛起關隴
創明河汾之教滄起少從太青游得枕膝之傳閱其
師說不大昌于世假手斯文立圭樹表記關西而望
河曲有遐心焉太青往畀余以西極之書送余渡江
舟拜相屬今滄起爲桓譚幕見見此忻狀有喜遂連
及之以爲序不獨慰吾亡友亦使後之儒者知有以
自信無慮後世無子雲也

鏡古篇序

蘭谿祝太守茹穹負不世之才海內事數著可了遇異人讀異書隱於藥肆以出寸七度世博通經史著書滿架獨固重其鏡古篇者自天文地理以迄異聞釐爲十門蓋鄭廣文蒼叢段柯古雜俎之流本天咫象物宜搜神達穿理窟今之儒者莫能竟其說也祝子告余曰儒之與仙其道一也儒不通仙螢乾蠹死腐儒也仙不通儒龜息鼻伸頑仙也古者通天地人曰儒又曰列仙之儒某之爲此書也儒與仙之間有志焉有辨焉李筌之授陰符也有將略作太白陰符

有相業著中台志強兵戰勝殺機反覆奉苦縣佳兵之戒憚而弗敢學也陶隱居之作真誥也甄神授以宗淨明列仙皆以勸忠孝指示符命受禪勸進傷銅仙辭漢之辭薄而不敢效也李肇稱茗溪子元和之異人也論人虎變化有推遷之變化有陶蒸之變化有耗亂之變化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有道者窮焉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爲雄人爲蛇爲虎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唯佛眼知之非吾所逮及也無已其孫思邈乎思邈論醫也以謂陽用其精陰用其形人身與天地皆有危疹有蒸否有疣贅

有癰疽有焦枯喘乏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
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某之所聞於先儒所
授以異人者約略如是旁引曲喻撰爲斯篇微言倍
之寓言蕪之捨陰符圖識之學歸正一不二之門將
用斯篇爲哢引敢取衷於夫子余告之曰余亦誦思
邈之言矣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智之圓也有宋大儒談性命論格致未有若斯之精
要也今吾子權音跌宕宏中肆外可謂大且圓矣以

古爲像以心爲鏡逃狀玄覽脩狀自下其進於心小
行方也孰禦焉吾向者無以相子而乃今乃知其師
思邈也余學佛之人也棄世間文字久矣于子之書
有動焉六朝人呼書爲黃妳張丞相年百餘歲無齒
飲乳張丞相以妳爲乳亦願以書爲乳子固將飲我
刀圭而先之以乳余之所得於子者不亦多乎

牧齋有學集卷十四終